

臺、港口語中的「可以」和「不可以」

盧卓羣

湖北大學古籍研究所

本文討論臺、港口語中的助動詞「可以」和它的否定式「不可以」，以及疑問式「可不可以」，主要是討論它們在語義和語用方面的特點。

一 可以

1.1 「可以」在普通話中用於表示可能或能夠，其詞義可以理解成「能」、「能夠」、「可能」。「可以」用於表示許可，含有准許或容許所說的對象幹某事的意思。這兩類用法臺、港口語都有用例：¹

你可以學。(三蘇《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現狀》，中國青年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113)

他便馬上說可以五折又可以免費。(林燕妮《浪》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頁58)

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對「可以」的描寫較細緻，除了上述主要用法外，還列出了兩項：表示有某種用途和當「值得」講，²臺、港口語中也有用例：

他寧可買個電子女傭，可以料理一切家務事。(張君默《人妻》，《臺港文學選刊》1991年第1期，頁25)

香港可以看的，值得參觀、了解的東西很多。(東瑞《夜香港》，廣東旅遊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68)

在表示有某種客觀可能性時，普通話祇用「能」，不用「可以」，臺、港口語則常用「可以」。例如：

1 本文例證取自臺港作家作品。有的作家不在臺、港出生，但長期在臺、港生活，作品語言仍受到臺、港口語的影響。

2 表示有某種用途的「可以」，實際上似應歸入表示可能和能夠一類中，表某種用途似乎是語境義。把「可以」釋為「值得」是很準確的，似應作為一個義項收入現代漢語詞典。

然而，他不是財經專家，他祇可以代辦一切必須的手續。(林燕妮《港星之戀》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頁182)

1.2 助動詞「可以」在臺、港口語中還表示「願意」、「應該」和「必須」。普通話沒有這個用法。表示「願意」是由可能義引申出來的。例如：

「我可以再去十次，一百次，一千次，可是——我永遠看不見寶寶的手工和他可愛的小臉兒！」文敖說。(嚴沁《古屋》，北岳文藝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244)
我這一輩子跟定了你，如果真不能達成願望，我還可以死。(瓊瑤《窗外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143)

「可以」作「應該」講，是由表示許可之類的意義發展而來的。例如：

你不滿意，當初就可以不嫁給我！(嚴沁《綠色山莊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262)
阿樂：小姐，快下樓吧，可以下去了，老爺快要死了。(三毛《滾滾紅塵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51)

「可以」再由應該義進一步引申則有「必須」的意思。例如：

「我們可以離開此地到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，」他說：「也許——有一絲希望。」(嚴沁《無怨》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87年，頁127)

1.3 「可以」能夠進入問句或單獨充當問句。例如：

我沒有耐心，一年半載的時間，怎麼可以就會成爲一個畫家？(三蘇《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現狀》，頁140)
你爲甚麼可以找到他？(岑凱倫《幸運星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153)
可以嗎？(岑凱倫《誰伴風行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145)

也能單獨回答問題。例如：

「……我仍然是婷婷的家庭教師？」
「可以！」(瓊瑤《庭院深深》，華文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278)

二 不可以

2.1 普通話中用「可以」表示許可時，否定式可以用「不可以」，但是更多的情況用「不能」、「不行」、「不成」。在臺、港口語中則常用「不可以」。表示可能時，其否定式普通話不用「不可以」，而用「不能」；在臺、港口語中則普遍使用「不可以」，還用

來單獨回答問題。此外，用「不可以」表示「不值得」還沒有看到用例。

2.2 「不可以」表示「不能」，臺、港口語的用例比比皆是。例如：

我以為我不可以問他們像這樣的問題：「許銘鴻，你看這花花綠綠的電視節目有甚麼感想？」（林洲民《望安記事》，載《臺灣社會百態》，四川文藝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361）

你不可以死，你還太年輕，你前面還有一大段路，欣相，你不可以死，絕不可以！（瓊瑤《月朦朧，鳥朦朧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86年，頁192）

「銀馬車」的風格學自日本，女侍應生跪式招呼，小姐不可以轉檯，不陪客人出街。（馮偉才《香港萬花筒》，海天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72）

表示能、能夠的「可以」和表示不能的「不可以」可同句並用，前後相對或相反。例如：

這些程式軟件是可以依照編號選購的，……可是這些軟件不可以置入人妻體內。（張君默《人妻》，頁38）

有意思的是，臺、港口語中表否定的「不可以」和普通話中的「不能」/「能」同時並用，例如：

鵬飛，你不可以哭！大男人不能哭！（瓊瑤《月朦朧，鳥朦朧》，頁207）

這件事，我只能告訴你，而你卻不可以告訴她。（林燕妮《港星之戀》，頁181）

以上兩例使我們看到雙語雙方言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客觀事實。

2.3 「不可以」表示不許，相當於普通話中的「不行」、「不成」、「不容許」，在臺、港口語中也是普遍使用的。例如：

「啊……不……不，不可以的！」她猛然推開了他，雙手緊抓着胸前敞開的衣襟。（林佩芳《洞仙歌》，紅旗出版社，1990年，頁299）

連看電影都不可以，這樣漂亮的大衣，穿給誰看？（岑凱倫《初戀的吻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254）

「胡鬧，不可以做這樣的事。」（蕭颯《我兒漢生》，紅旗出版社，1990，頁299）

也有「可以」和「不可以」同時並用的例子：

馬嘉麗說：「再講，麥先生家裏沒有女傭人嗎？沒有女管家嗎，她們不是女人嗎？為甚麼她們可以，我不可以？」（三蘇《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現狀》，頁38）

也有臺、港口語中的「不可以」和普通話中的「不行」同句並用或對話中互用的。例如：

朋友們聽見我要去了的話，大半驚住了，「Echo，不可以！你再想想，不可以，你是這裏的人了，要去那麼遠做甚麼，不行的——。」(三毛《背影》，湖南文藝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179)

「真糟糕，只顧得吃你的車，忘了自己的老家了，不行，讓我悔一步吧！」「不可以！不可以！」婉君按着棋子說。(瓊瑤《六個夢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91年，頁251)

「不可以」還當「不該」、「不應該」講：

「你——不該擰她！」方絲綵聽到自己的聲音，憤怒的、勇敢的、顫慄的、強硬的。……「你不可以打她！！你不可以！你……」(瓊瑤《庭院深深》，頁75)

2.4 「不可以」能進入問句，也能充當問句。例如：

爲甚麼不可以？我一個人正悶得發慌，我差點想去找雅各！(岑凱倫《白馬王子》，花城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39)

她沒有提，難道不可以嗎？(嚴沁《綠色山莊》，頁84)

我不可以？(瓊瑤《庭院深深》，頁75)

用「不可以」來回答問題是臺、港口語中的一個特點。例如：

「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她是誰？」記者七嘴八舌地問。范斌微微一笑答：「不可以！」(林燕妮《港星之戀》，頁150)

我做男主角？那更不可以！。(岑凱倫《幸運星》，頁102)

三 可不可以

3.1 上面講到了「可以」和「不可以」能夠直接充當問句，這裏說的是用肯定式「可以」的省略式「可」和否定式「不可以」疊結構成的「可不可以」問句式。普通話中說「可不可以」，且不常用，常用的是「可以嗎」、「是不是可以」問句式；普通話中常用的問句式臺、港口語中也有，但不常用，常用的是「可不可以」問句式。

3.2 「可不可以」通常用來表示能不能。例如：

至於我請你暫時不要到我家，我可不可以不說原因？(岑凱倫《飄過雲彩》，海天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75)

竹偉擡頭看着她。「如果霍大哥很忙，我可不可以跟他出去呢？」(瓊瑤《秋

歌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88年，頁46）

有時候，「可不可以」的語義相當於「願意不願意」、「應該不應該」。例如：

「可不可以替我畫一張油畫？」何雅閑問。……「那真是求之不得！」胡定心說。
（三蘇《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現狀》，頁48）

四 小結

4.1 臺、港口語中助動詞「可以」的語義具有多樣性，語義覆蓋面較大。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把普通話中的助動詞「可以」分為四個義項：1. 表示可能。2. 表示有某種用途。3. 表示許可。4. 值得。臺、港口語中的「可以」能夠完全覆蓋，還引申出「願意」、「應該」、「必須」義。

否定式「不可以」，在第一個義項中普通話說「不能」，臺、港口語則說「不可以」，而且使用廣泛，頻率高。能用「不可以」的，普通話中祇見於第三個義項，而且很少用，多半說「不能」、「不行」、「不成」；臺、港口語中則普遍使用「不可以」，而且是整塊地凝固在一起使用，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。我們似可把「不可以」看作一個短語詞。其實，在臺灣人、香港人心目中已經把它當作一個詞兒使用了。

4.2 帶「可以」的問句式，一般說來，普通話中有的，臺、港口語中也有。而臺、港口語中普遍使用的問句式是「可不可以」，它表達問話的意思十分豐富，這種問話形式一般可以滿足各種提問的需要。「可不可以」能相對應地轉換成普通話中常用的問句式，如「可以+動詞+嗎」、「是不是可以」等等。

4.3 臺、港口語中把否定式「不可以」和普通話中的同義詞「不能」、「不行」等等同時並用，有時還出現在同一個句子中，這表明普通話和方言並存的客觀事實；也表明方言的頑固性（作家是用普通話寫作的）以及普通話和方言相互滲透。臺、港口語中表示不能、不行之類的「不可以」，在普通話中已有相應的說法，看來不會吸收。1936年的《國語詞典》用「不可以」解釋「不能」；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祇用「不可以」解釋「不」和「不行」，不收「不能」，這是否能窺測出一點兒語言變化的蛛絲馬迹？

4.4 關於「不可以」的發展，以下試從歷時角度提供一點兒材料。表示不能、不能夠的「不可以」，來源很早，似可推至先秦兩漢，例如：（一）屈原《招魂》：「魂兮歸來！東方不可以托些。」（二）《戰國策·秦策一》：「寡人聞之，毛羽不豐滿者，不可以高飛。」（三）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：「然終無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」這種用法直到明清時還可見到用例：（四）明宋濂《尊盧沙》：「尊盧沙曰：是不可以空言白也。」（五）清戴震《古經解鈎沈序》：「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，而不可以躐等。」在普通話中，這種用法消失了，但卻保留在臺、港口語中。這種古色古香的「不可以」也就成了現代臺灣人、香港人的日常用語了。